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2023年6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主编 | 艾华林

## 命运的套索与心灵的觉醒

——读宋远升的小说《套索》札记

■ 杨维松（山东）

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诸君应领略过主人公方鸿渐那趟颠簸却又寓意深刻的长途车之旅，那一幕幕尘土飞扬，颠沛流离的画面是否仍历历在目？如今，读宋远升教授的小说《套索》，主人公柯力拾亦穿越人潮汹涌，挤上闯关东的铁轨，直面严寒的东北大地。两段旅行，两种经历，却同样反映人性的百态与时代的脉络。

书名《套索》寓意追求愈多，束缚愈紧。作者以传统笔法，融入荒诞现实主义元素，从欲望是套索、衰老是套索、疾病是套索、死亡是套索四重维度讲述一位自贫穷乡野走出的学者如何蜕变成考古界一颗璀璨明珠的励志诗篇。遗憾的是，终因内心的欲望之火灼烧了理智，深陷套索之中。后遭人举报，被迫退出舞台，留下一抹难以磨灭的惋惜与反思，鼓励读者在纷扰红尘中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解答，实现精神上的觉醒与升华。

此刻，不禁想起叔本华那句“生命就是一团欲望，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无聊，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左右摇摆。”其实，宋远升笔下的《套索》，何尝不是人生的入套和解套过程。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欲望，如影随形，紧扼命运咽喉，引领读者思考自由与束缚的辩证关系；衰老，似时间长河中的逆流，告诫世人珍惜韶华，把握当下；疾病，作为生命旅途中的不速之客，警示健康之宝贵，激励着人们勇敢面对挑

战；死亡，乃万物归宿，终极套索，令众生在无常面前学会释怀与超越。我们既是套索的编织者，又是解构者，一面织造着生命的网罗，一面试图理清头绪。我们不断地缠绕于命运的线团中，努力挣脱一些束缚，而有些绳套，或许是天生注定，无解亦无须解。

读至衰老是一座监狱，我认为，作者所言的衰老不只是肉体的消逝，更是灵魂的磨砺，亦是生命必经的过程，让我们学会放下执念，拥抱生命中的每一次变迁，从而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然而，衰老，这位无声的典狱长，悄无声息地用岁月的链条，将曾经的活力囚禁于日渐衰弱的躯壳之内，构建起一座无形却坚固的牢笼。这座由时间亲手砌筑的高墙，封锁了过往的辉煌，只留下窗棂外缥缈的旧梦，成为灵魂最深处不可跨越的边线。它是一座人人必将踏足的古堡，它的石阶记录着无数人的足迹，而每位踏入者，都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与时光为伴。

主人公柯力拾的人生旅程，与其说是一部虚构的传奇，不如说是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映射，他所承受的苦难与喜悦，恰恰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旅程的真实写照。在字里行间，我们似乎看见了自己的倒影，那份对梦想的追逐，对挫折的挣扎，以及最终的成长，无一不在唤醒心底的共鸣。

宋远升的人生旅程，源自沂蒙山腹地，一个被清贫与困难包裹的小村落。幼年时期，饥馑的阴霾常

年笼罩在他的心头，家中的餐桌常常捉襟见肘，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他辍学后怀揣着朴素的梦想北上挖煤采石，幻想以辛勤汗水换来命运的转折，却不料四年光阴，换来的只是无情现实的一次次重击，那脆弱的梦想一次次被风雨剥蚀。然而，十八岁的他并未就此屈服，毅然选择了重返校园，以智慧为剑，斩断了命运的枷锁。命运垂青，今日的他已是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学者，以其亲身经历书写了一段励志传奇。

数日前，我与焦继全老师论及“才子多出寒门，才情常伴困厄”这一话题。的确，那些破茧而出的蝴蝶，往往诞生于最艰苦的环境。他们之所以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坚韧不拔，但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挑选着未来的佼佼者，令他们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在社会结构固化的大环境下，虽有奇才异质傲然挺立，但也往往面临“玻璃天花板”效应，看似透明，实则固若金汤。世俗的樊篱犹若密林重重，几乎堵绝了所有通途。偶尔，或许有一缕曦光照耀，却刹那间被乌云遮蔽。即便幸得入场券，踏上征途，亦满布荆棘，犹如行走在危机四伏的荒野。幸好，我们有柯力拾的故事流淌在书页之间，像河流曲折向前，汇入大海，带着波澜壮阔的气势，冲刷着我们内心的沙滩，启示着生命的意义，留下深刻的印记。

## 心灵图景与生命气象的融通

——阅读左右的诗集《少年游》

■ 卜文哲（陕西）

文学作品往往是生活现场与主观情愫加以观照融合的产物。就生活现场而言，诗人左右失聪多年，充满了命运的疼痛与不幸。但他却笑对人生，用不寻常的笔触架起了通往文学殿堂的桥梁——写诗，这无疑是诗人主观情愫的灌注对此岸世界的剥离，由此，还锻造了属于诗人的敏感和诗句的新意。

阅读左右的诗歌，直接且深切的感受便是他的关注焦点独到，描写也极为别致，仿佛他的命运注定要与写诗紧密关联在一起。他的同题诗作《少年游（一）》和《少年游（二）》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这两首诗歌激荡着心灵图景的徐徐铺陈，情绪的流动像极了将要解冻的冰块。同是观物所得，前者指向于他乡与故乡的某种对照，后者指向于无比芜杂的忧郁，诗人的物是人

非之感满溢，复杂的情绪背后蕴藉了难以言说的心灵潜流。

不仅如此，诗人的声音描写也是颇具匠心，声声不同，写法也各有不同。诗集当中的第一篇《古观音禅寺》，摹画了各种的声音，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最后返璞归真到“最后只能听见 / 松针扭动骨头的声音”。静到极致的有声与无声交织，映衬其中的是哲思与情感的渡化，诗意随之涓涓而出。其次，他还写了回荡在耳畔的声音（《错过》《听声》《鸡鸣》）、生命的聚精会神（《回声》《声音是什么》）、对声音世界的渴望（《听见》《童年的木耳》《裂缝》）、声音与声音的嬗变交响（《同病相怜》《怪癖》）等等，这些都跳动着希望与憧憬的脉搏。到了诗歌《和声》，整个诗歌的音律在十一个“和上……”里

回环往复，诗人似乎已经抵达了彼岸世界的升华，以无我又无不是我之态来拥抱生命的慈悲。其实，左右写声音的诗歌还有很多，涌动的艺术之感蕴藏其中，各有不同，这也是他别出心裁的一种生命气象。

故乡是左右诗歌的书写场域，亲人、农人、童年成了他笔下的关键线索。他的《亲人们》借由他人之口引出长辈的种种病痛，进而返回自己的双亲，营造出了多重声音的跃动，诗人同时也在用一双温暖的手来抚平生命的褶皱。《父亲说》一诗诠释了父亲对土地的感性与达观，人与土地、生命与希望的双重互动在字里行间丰富，令人感同身受。《祈求》一诗从我的观感出发，泛起情感的涟漪，愿景弥漫开来的是对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怀。此外，像《我们这里的农村人》以地窖、

## 第五届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湖南洞口县举行

华夏早报讯（记者 艾华林）12月19日上午，第五届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谢璞先生故乡——“中国雪峰蜜橘之乡”、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基层”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湖南省洞口县举行。同时，《漫画周刊》“作家进校园”系列文学讲座公益活动、第六届谢璞儿童文学奖征文活动启动等系列活动也同期开启。

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谢璞儿童文学奖评委会总顾问杨金鸾，一级巡视员、省劳模协会常务副会长王邵刚，一级巡视员、省乡村振兴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黎仁寅，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资深出版人孙建江，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省作家协会主席汤素兰等出席。

第五届谢璞儿童文学奖共收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千余位华人作者来稿，各类参评儿童文学短篇作品2000余篇（首）。经过评委会评审，其中《影子自动售货机》等8篇童话、《狐狸的主意》（外一）等3篇（组）寓言、《打开》（外四首）等4组童诗、《被风吻过的玛拉盖》等3篇小说、《纸语》等2篇散文，共20篇作品获奖，另有30篇作品获提名奖。获奖作者分布全国，既有中青年作家，也有近80岁高龄的老作家。

颁奖仪式上，汤素兰宣读获奖名单。杨金鸾、王邵刚、黎仁寅、孙建江、汤素兰、许治国、郭向荣等领导和嘉宾为鲁鸾南、常笑予、王庆兰、王宏理、刘德凤、李皮皮、侯建忠、仲爽、谭哲、渭北、肖辉跃、林力博等13位获奖作者颁奖。获奖代表鲁鸾南、王宏理、仲爽分别发言，与大家分享了创作所感所获。

杨金鸾指出，历经5年辛勤耕耘，谢璞儿童文学奖实现了由初创到逐步成熟的转变，已经成为我国颇具特色、影响广泛的一项儿童文学奖。5年来，该奖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为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贡献力量，为打造湖南少儿报刊品牌发力添彩；5年来，该奖点燃了孩子们对阅读和写作的挚爱，激发作家们为儿童创作的蓬勃热情。希望谢璞儿童文学奖，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继续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提高含金量，让洞口文学之乡的名号响彻全省、全国和海内外，让洞口的关注度、知名度和美誉度节节攀升，为洞口的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洞口篇章，贡献更大的文化力量。

洞口县主要负责人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洞口各项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谢璞先生生于洞口，长于洞口，为洞口留下了宝贵文学遗产；谢璞儿童文学书屋吸引并感染了一大批洞口青年，“谢璞儿童文学奖”成为连接洞口与全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桥梁。未来，期待各位作家能有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涌现，为全国儿童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启发，用炽热的激情讲好中国故事、抒写时代华章。

石洞、石头等意象写出了土地的博大能容，还写了大地对农人的反哺：“每当他们犯愁的时候，在地里待半天 / 一切不如意的事就一下子都想顺了”，这又何尝不是诗人在平凡里挖掘不平凡的洞见呢？

左右还有一部分诗歌相对而言，语言流畅，情感舒徐有致，陌生化的表达使词语焕发出了风采。《特异功能》里诗人这样描述触觉：“它在我的皮肤上 / 种了千千万万只 / 小耳朵”，通过比拟、转喻将身体感觉捕捉得非常精准。再如《游泳池观景速写》，诗人将各种泳姿的人比作“……的饺子 / 在 / 沸腾”，无不彰显诗人的妙笔之处。

另外，他的童话诗也是承续简易的表达，连贯而明快。不同的是，这些诗作全然以孩童的视角在观察事物，超然物外就得益于童心、童真、童趣浇筑下的另一副笔墨。这些童话诗句只是简单的表达，尽管如此，这些诗句却带领我们在共时性的文本空间里穿越了历时性的语境隧道。像《尖尖的夜晚》里形态不一的月亮，《风来了》里极具形象的风迹，《书房里的小人书》对书籍世界的奇思妙想，《所有的树》镌刻着对万物有灵的移情，都可以察觉诗人非凡响的艺术创造。

左右用诗情之笔书写了声音、故乡、童年、观感，亦或者说，他超越了这些事物的表象，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诗歌境界。这离不开悠游闲适的心灵图景，也离不开外化于生命气象的表达。只有两者融通到佳境时，一切方能水到渠成。由此而言，左右的笔下才成就了一个个具象化的世界，美好而恬淡，细腻而温情。

责任编辑 | 艾华林 郭园 校对 | 卢路